

◎往事情怀



压粉条

压粉条是老家人过年的老传统,腊八刚过,老家的表嫂已经压好了粉条并发在朋友圈中,隔着屏幕,一把把洁白如玉、弹润光滑的粉条,跨越空间,牵引味蕾,转化为岁月记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每到过年,压粉是一件场面盛大且又隆重的事情。左邻右舍,相互帮忙,一个笨重的木制饴络床几家共用。白的刺眼的粉面平时舍不得吃,只有过年或办事宴才吃。进入腊月,家家开始忙年,做各种吃食。在炊烟袅袅,热气缭绕的气息中,编织出了年味的序曲。那年月,人们的日子过得清贫,寻常日子里几乎吃不上粉条,只是在过年前每家都会压几十斤粉面,熬苦了近一年的庄户人只有在年节里才能享受一回每天有粉有肉的惬意生活。粉条,朴素简单的食材,抚慰过艰难岁月的老家人,现如今又在富足的时光里成为家乡游子不舍的追忆。压粉条是体力与技艺相互结合的“工程”,和粉面是关键。在锅台与灶火前,主妇们的和面技术从上一辈中得以传承。年前压粉这天,全家总动员,担水、和粉、压粉、捞粉等各司其职,家里烟气升腾,欢声笑语,热闹非凡。整个院落笼罩在祥和、浓郁的年味中。

和粉前首先是打芡,抓几把粉面用冷水稀释,然后从烧开的锅中舀一瓢热水,徐徐倒入的同时用筷子快速向一个方向搅拌成凝胶状,然后加入粉面和明矾,趁热迅速和好,翻转按压间,一招一式中,主妇们柔中带刚,似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明矾加多了,粉条发涩僵硬,口感不好;加少了,压不成型,缺乏筋道。矾大小,芡稠稀,火大小,煮多久拿捏的要恰到好处,全凭经验的积累。我上小学时,村里的河滩曾驻扎过一个钻井队,高高的铁塔下隆隆的机器响了一个多月,不知啥原因,没有钻出水,倒是钻出很多直径约十公分左右的圆柱形铁矿石,几乎家家有一个,也就是村里人说的“支锅圪墩”。

压粉时,用它来支起木制的饴络床,撑重稳当。粉面趁热和好还需趁热压,通常是力气大的男人们来负责。细圆或宽扁的粉条缓缓落入热气翻滚的开水锅里,不一会,晶莹剔透、光滑剔透

的长长粉条冒着热气在水面上飘散开来。随后捞入刚担回的冰冷的井水里冷却,水热了的话再把粉条捞入另一只冷水桶里二次冷却,一热一冷的粉条儿,爽滑筋道,嚼劲十足。把冷却后的粉条整成把,放在用高粱秆缝成的“拍子”上,端出去放在窗台上冷冻,粉坨子就此形成。那年月,家家户户的凉房里摆着几个黑瓷大瓮,专门存放过年备下的吃食。

压完粉后,最美味最激动的时刻当数吃调粉了。压粉的整个过程,从视觉到味觉,一路刺激着孩子们的食欲。把饴络床壁、底里的粉面掏出来,搓成鱼鱼煮熟捞在一个大碗里,再把桶里的断粉条捞进去,切点葱,放点盐,把盛有些许胡麻油的小勺头伸进炉火里炆一下,倒进碗里,刺啦一声,味道碰撞的醇香扑鼻而来,没有醋加一簇烂腌菜,滑、爽、鲜、香的感觉在舌尖漫溢,一碗调碎粉下肚,鲜香可口、肠胃舒畅、回味无穷。那种口感是我永远忘不掉的儿时年味儿。随着时代进步,老家人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粗笨的木制饴络床早已被轻巧灵活的铁制饴络床所替代,吃粉条也早已不再是过年专属。特别是有了冰箱、冰柜后,粉条作为主要配食之一,随时出现在餐桌上。虽然年前压粉的规模、阵势逐渐缩小,很庆幸这一传统被保留并传承了下来。

城市的超市里,一年四季都有密封好的袋装粉条,感觉口感始终不如老家粉条的好。美味连接乡情,承载历史。无论离家多远,每到此时,看到老家熟悉的食物就会联想到儿时大人忙年的那种火热的场面,亲切而温馨。这大概就是游子们固有的一种乡土情怀吧!变化的是饱经沧桑的岁月,不变的是曾经家的味道!

文/乔俊华

◎城市笔记



李姐

李姐是北京人。

自从2010年离开北京,我就没有再见李姐。没有约定的重逢注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后来在微信上有互动,也会打电话,

她说:“贺贺,你家乡口音太重了。”

初见李姐,是在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公司里,已不记得我们是谁先进的公司。只记得,她就坐在那里,背靠着椅子不时用脚力转动着椅子,笑咪咪地说着些什么。她个子不高、身微胖,留着中长发、刘海扎起来,有一双又黑又灵动的小眼睛。她实在是个爱笑的女人。

我们所在的公司是一个大公司的北京办事处,主要生产空调风机等,只记得北京大学的“王工”也从这里订货。公司有能干、面面俱到的总经理张姐,有务实、亲切的业务经理刘姐,有专业、总是腼腆一笑的会计杨姐,有库管“杜工”,我和李姐做的事差不多,我负责绘制CAD图纸、接打外来电话、对接仓库,李姐负责汇总、查漏补缺。那时工作很忙,压力也比较大,李姐的笑声便是这紧张工作里的一道靓丽风景线,那笑声总是清脆而绵长,感染着人。

2008年的一天下午刚上班,我正蹲在地上摆弄插座,只听李姐声音较大地说:“贺,地震了!”我抬起头,就发现灯在晃动。“楼太高了,下不去了,赶紧躲桌子下面……”我按李姐说的躲在桌底,心里有些紧张,时间过得又长又短。很快停止了!只见白墙上裂开一道灰缝!总经理张姐从门外走进来严肃地说:“停车的时候好像被人往前推了一把。”

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有关汶川地震的新闻,所有人都心情沉重。挤公交的时候,我看到有人有说有笑,心里不禁暗骂道:不合时宜地笑,亏您笑得出来!李姐说:贺像个孩子。现在我才知道,即使遇到再大的苦难,生活还要继续,还要继续吃、继续睡,包括笑。何况不是当事人,我们又怎么能管得了。

我那时是很情绪化的人。回想每次见到李姐,她都给人踏实、爽朗的印象,有着很平和的心态。同年,我和李姐一家三口去鸟巢看奥运会,大概中午一点多,我们有说有笑排队进去,当时前排有位置,我们觉得离得太近,就一直往后上方走。只见银白色网格状的鸟巢里到处悬挂着播放器和一些我不知名的黑色电子设备,抬头还可以看到天。向下望去,运动场和场里的人都距离我们很遥远,变成了缩小体,根本看不清他们的脸。我们想要再回到前排的时候发现人已坐满了,况且熙熙攘攘的氛围也使我们想不了那么多,便就此坐下。我们脸上贴着红旗,手上拿着红旗,邻座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大家都心情激动。随着中国选手上场,我们跟着人浪挥动着手中的红旗,站起又坐下,并大声嘶喊:“加油!加油!”李姐

老公沉稳地坐在一旁,我和李姐以及她的孩子却欢呼雀跃的,轮流拿着望远镜向下望去,笑容荡漾在我们脸上,李姐熟悉的笑声已淹没在了人群中。等出来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水立方的蓝特别耀眼。只记得到处灯光闪烁,不同口音、不同肤色的人擦肩而过。我们在各种场地拍照,与灯拍、与场外的运动员拍,后来又去了喷泉处。

工作以外,我和李姐也约时间见面。她家有两处住处,我跟着她去过昌平区沙河的公寓楼,那是一个很小的家,家里布置得温馨又有趣。有她儿子的学习用具、画、玩偶,有她老公的渔具、一些手工制作品,隐约记得还有李姐缝的十字绣。在北京,和我来往特别多的北京人就是李姐、王哥王嫂,他们喜欢用“您”,习惯称女孩子为“小姑娘”。他们给我最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他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很开明、彼此尊重,沟通比较理性,即使有矛盾,也是在独立的个体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的孩子因而也很独立,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去李姐家的那晚,看到李姐家的邻居进出楼道,都会和李姐打招呼,每家都吊着门帘,很多都开着门,敞亮又充满生活气息。晚上,我和李姐在小区里的健身器材前聊天,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李姐有些惆怅,好像是关于房子的问题。那个夜晚的天空也因此莫名蒙上了一些忧伤的色彩。

李姐也会去我租住的小屋转悠,我的房间里贴了一些海报,我们一聊就是一下午,已不记得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李姐那铜铃般的笑声在我的房间里不断荡起,使落寞的小屋顿时欢畅起来。

我像孩子想来多半是因为不懂事,而李姐,则是一个真正充满童趣的人。我所想象的结过婚的人不是她那样的,她总是对什么都充满好奇,总是一副“这是什么?”“打破砂锅研究到底”的样子;总是说几句就笑;总是第二天过来和我说:贺,我昨天发现……可有趣了,可好玩了,你试试,呵呵呵……说完,笑声便又回荡开。

文/贺 润

◎非常记忆

澡堂

旧时平房,烧煤煮水,没有液化气,也就没了如今的燃气热水器。到了冬天洗澡,不南不北的地方屋里是不生暖气的,架了木盆,倒满热水。不一会折腾,水就渐渐凉了,哆哆嗦嗦爬出盆。洗澡遭罪。

冬天洗澡最好是去澡堂。旧式澡堂,进门衣柜长木椅,趿着木拖,光着腓冷着几乎要小跑冲进挂着

皮帘的澡池房里。澡堂里热气腾腾,大池贴着白瓷砖围墩,混着一群白花花身体。挤进水池里,暖暖地要没过胸。隔壁锅炉咕咚咕咚响着,池里人大声说话,混着哗哗水声,显得格外嘈杂。大池外靠着锅炉进水墙边有个热水池,上面铺着木栅栏板。那个高温池,水烫,我从来不敢近前。常有高龄、皮打皱的老人躺在那里,似乎熬出时间的皮肤欢喜那热水刺激。

早前澡堂没有淋浴,所以洗澡要赶早。老站前的西山头,密集着平房宿舍区,巷道错落。外面人来恍若钻入迷宫中。职工澡堂位于山顶,高高烟囱地标般矗立着。过去老站里发澡券,除了福利外,也是拒绝站外人员来蹭澡。

城里也有澡堂,过去喜欢冠以大众、朝阳、东风之类名字。澡堂里三教九流人气爆棚,还没到午后澡堂水质实在不敢恭维。职工澡堂与大众澡堂相比,因为控制人流,水质相对好一点。下午三四点开张营业到晚间九点。三四点钟职工还没到下班时间,人少水清,屁娃娃们通常选择此时下水。只不过这段时间池水虽清澈但最高温,提着毛巾角,在池水里涮涮,猴急般围着就是不能下池。

到了晚间六七点钟时候,澡堂里雾气腾腾水汽中挤满了人体。空气夹杂着香皂、药皂以及洗发香波的浑浊气味。洗头洗腋混杂在一池水中。再之后澡堂里变成所谓的“米汤水”,混合着综合物质。临到晚间九点,站货场一帮工人洗洗收尾,一天澡堂打烊。澡堂老刘师傅忙着放水冲洗封炉。

后来澡堂升级了,加了一排淋浴头。大池泡澡,淋浴肥皂冲洗。只不过人多淋浴头少,得排队,要有耐心。

职工澡堂出澡后,穿好衣服各自回家。城里澡堂不同。洗澡只是上半场,出了澡堂,厅里起着火炉,烫着热水,蒸着一层层白毛巾。有人扔了两块热毛巾,一块擦脑袋,一块擦身体。披着毛巾浴衣躺在木椅上。有的沏壶茶,有的斟了二两酒,服务台上有着纸包花生米,嚼来很香。有的小睡,有的天南海北聊着天,俨然小社会。

以后日子去广东,洗澡变成冲凉。广东人很不习惯在一间大屋子里,混杂着赤裸相见,那大肚肥臀,隐私全无,很是尴尬。

上学时,父亲在城郊平汤温泉干部疗养院疗养。周末坐公交跑去。疗养院一角有个公共浴池,环境简陋,只沏个水泥池,天然地下温泉水源源不断灌入池中,人很少。选择下午时光,慵懒一回,惬意地躺在温泉水中。想不到时间久了,感觉天旋地转,晕晕地,差一点没有爬出温泉池,踉踉跄跄,狼狈地逃出澡堂。

文/杨 钧